



路远
荒漠之吻

.5

上海文艺出版社

I247.5
3305
3

荒漠之吻

路远

上海文艺出版社

B1490/103



B 546229

责任编辑：修晓林
封面设计：周志武

荒漠之吻
路 远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13,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200册

ISBN 7-5321-0170-3/I·127 定价：2.25元

内 容 提 要

龙黑子率领七个大汉闯进了广袤的苏尼特草原，他们想借草原黄金——“地毛”发一笔横财。不料，在两个古老部落的械斗中，他遇见了昔日的仇人和恋人。凶狠自私的扎登巴发誓要置龙黑子于死地，多情恣肆的拉娃尔则用美人计解救了龙黑子。正当龙黑子暗自庆幸时，却发现贵如黄金的“地毛”失窃了……私欲在膨胀，人性被扭曲，草原生态遭破坏。最后，面对百年未见的暴风雪，绝境中人们的灵魂得到了净化、升华。

小说充满浓郁的草原气息和神秘的宗教色彩，在曲折紧张的故事中，发出了对人性复苏和化恶为善的深沉呼唤。

谨 以此篇献给顽强地生息
在北方贫瘠土地上的父
老乡亲 and 荒漠上的蒙古族兄弟

十五的月亮是美好的
相爱的情人是美好的

暗夜的佛灯是美好的
旅途的伙伴是美好的

归来的候鸟是美好的
子孙的繁衍是美好的

——引自蒙古民歌

楔 子

世界许多地方都曾掀起过规模宏大的淘金热。例如，在十九世纪末叶，美国北方的克朗代克发现了金矿，于是无数狂热的汉子们便被引诱到那充满了神秘和恐怖色彩的荒山野岭之中……追求财富，以冒险和劳累为代价，这大概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点。然而这种追求值得肯定呢？还是应该否定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秋天，在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上，一个离国境线很近的小火车站里，一列由南而北的客车徐徐进站了。车头沉重而疲倦地喘息了一阵之后，十几个车门便如野兽的巨口张开了，把一个个已被榨干了精力的浑身裹在尘土里的旅客吐了出来。平时寂寞惯了的小站骤然热闹起来，如一锅浑浊的水沸腾着、翻涌着，蒸腾着臭烘烘的汗腥味儿和劣质烟草辛

辣呛人的气息。

这都是些很特殊的旅客，他们几乎是一样的装束——黑色的粗布棉袄和极笨拙的宽裆裤，腰间，都无一例外扎着一根结实的麻绳；身后，背着用塑料布包着的小小的行李卷儿；手中，握着一根三尺长的柳木或桦木棍子。他们的脸膛明显经过长年累月的阳光的烤晒和风沙的侵蚀，显得极黧黑，极粗糙，犹如北方的土地那般荒凉而坚韧；他们的眼睛因刚下车还不适应草原明净而强烈的光照，便眯成一条缝，好奇地向四外张望着，并流露出一种质朴的不加掩饰的渴望；他们带着显而易见的自信和雄心勃勃的神情，好象到这里来是肩负着一种神圣的使命；他们相信他们那宽厚的肩头能背得走金山银山，甚至，只要愿意，能背得动天上的属于他们的太阳。

上千名旅客搅起混乱的漩流，你推我搡，你呼我唤。他们吆喝着、咒骂着，在匆匆忙忙中进行着农民式的排列组合。当已经吐空了的列车鸣着汽笛驰出小站时，农民式的排列组合完成了——站台上的人群十个一帮、五个一伙，小心地怯生生地挤在一起，急促促的目光流星般撞来撞去。

他们迫不及待地拥挤着走出车站，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这片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一望无际的平坦的荒漠。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广袤的土地，忽然有点激动不安起来——

哦，是这片土地么？

不错，是这片土地，正是它的诱惑，才把不同地域、不同村庄的年轻力壮的汉子们急匆匆地诱惑来了呵！

多荒凉呀，简直不敢相信；它的怀抱里，竟会有那种神话般迷人的宝藏？竟会有那诱人的黑金子？

人们渐渐静默下来，互相对视着，日光倏地明亮而有光彩，传达着某种复杂的情感和信息。他们似乎这才意识到此行的真正目的，默默的顾盼中分明激荡着跃跃欲试的激情……

几辆卡车和拖拉机开过来。人们呼地围去。机灵的小伙子们争抢着爬上车。嘴里叼着香烟的个体户司机多见不怪地把头从车窗口伸出，满意地骂了一句什么，便唾沫星子乱溅地喊：

“头儿，让你们的头儿过来！喂，聋了么，叫头儿过来！”

几个“头儿”诚惶诚恐地挤到车窗前。司机

将烟屁唾出去，不容置疑地说：

“十个人交五十块，二十个人一百。先交钱，这是规矩！”

没有讨价还价，他们笃信“规矩”。于是汽车或拖拉机后面扬起一道烟尘，满载而去。

没抢到车的农民沮丧地坐到地上。

他们这一伙只有7个人，都站着，用敬畏的目光望着他们的头儿——龙哥。

“龙哥，咱为甚不去抢车？”身体瘦弱的小六子疑惑不解地问。

龙哥约有35岁左右，宽颡厚唇，虎背熊腰，一双眼睛很阴暗，如两个深不可测的洞穴。他的装束和别人无大差别，只是头上斜着扎了一条土黄色的油腻腻的布围巾，将左眼眉的一半和左耳朵全遮住了，给人以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感。他的胡茬硬而有力，象蒙着一张刺猬皮。他朝空旷的荒原默默注视了几秒钟，很坚定地挥了下手：

“走吧，省几个子儿！”

“步行么？”生性憨厚蔫巴的万宝惊讶地问。

龙哥已经走出很远，头也不回：“步行！”

“远吗？”小六子有点悲观失望。其他人都

跟上来。他们的布靴底蹭在荒漠的沙砾上，发出一阵沙沙沙的韵律。

“得走一黑夜。”

“龙哥，你以前真格儿的来过这儿，路熟？要是迷了路……”另一个汉子担心地问。他的一对眼球总是转来转去，很灵活。他穿一件破旧邈邈的短皮袄，上面有一张旱獭皮做的磨得几乎没毛的衣领子。人们都叫他“旱獭”。

“咋？”龙哥转回身盯了旱獭一眼，目光里透出一股震慑人的锋芒：“吃不了苦的——回！信不过我龙黑子的——滚！想去的——都闭住臭嘴！”

再也没人敢吱声儿了。只是在这时候，这几个北沟村儿来的年轻的农民才意识到一种严峻的、甚至是冷酷的生活已经开始了，任何一句问话都是多余的——头儿就是他们的爹，他们的神，他们的希望和依托，从现在起，他们只能听他发号施令，而不能有一丝自作主张的权力。

于是他们默默走着。他们背向着正在沉没的太阳；向着一个正被黑暗塞满的世界走去。破碎的夕辉爬在他们的行李卷儿上，闪闪烁烁，似乎要牵住他们。但他们坚定地向那空旷的荒漠深处走去。他们背着破碎的残阳，步履格外沉

重。7个人，不停地走，在沉默中走向荒漠、走向严酷……

在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

暮色象浓浓的液体侵蚀着草木稀疏的荒漠。火焰似的残阳的光芒在铁轨上匆匆奔跑。铁路切出了一道直直的地平线。地平线上，是一片庄严肃穆的绛紫色。

现在，还能看得见7粒蝼蚁般的小黑点在远方蠕动。不一会儿，他们便被愈来愈浓的夜色吞没了……



人和自然永远不可分割，永远相依为命。然而不知是哪一天，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竟把大自然当成奴隶来役使，只知索取，而不会给予。于是一向慷慨大度的自然变成了吝啬鬼。人们这才感到：生存条件忽然那么严酷。他们开始认真思索……

草原，有各种类型。

在诗人的作品里，在电影的镜头里，经常出现美丽的草原——绿草如茵，鲜花如海，羊群如云……

而苏尼特草原，却完全是另一种模样。

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气候影响、及某些人为的因素，内蒙古草原形成了明显的地带性的分布规律：大兴安岭西侧，由东向西延伸，是森林草原；再往西，是干旱草原；再往西，是荒漠草

原；再往西，便是戈壁滩了。

特木沁塔拉属于典型的荒漠草原，草场上植被稀疏，沙石裸露，视野之内，竟望不见一座蒙古包或一群牛羊。偶尔，可看到几峰孤独的骆驼在远方踽踽而行，显得极为荒凉、凄清。

沙化一年比一年严重。10年前，生产建设兵团又在这里大面积垦荒造田，牧人们便向远处境况稍好一点的牧场搬迁了，一部分搬到了楚鲁图，一部分迁到乌鲁尔台。后来，兵团撤走，这块荒漠便开始沉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那么寂静，象一块没有任何生命的外星空间……

然而这一天，这块沉睡的土地却被一阵阵急促凌乱的马蹄声惊醒了。清冽的空气中回旋着恶狠狠的咒骂和痛苦的叫喊，巨大的骚乱使荒原震颤不已。

两个马队如两股狂风搅在一起，乱成一团。每个骑手都舞着自己手中的武器——马棍、皮鞭、带铁环的马肚带、甚至闪着寒光的大钐镰——猛烈地朝对方的身上、头部打击着，并且发出野兽般的咆哮。有时钐镰扎在对方的马屁股上，马儿狂嘶不已，前蹄凌空而立，口腔喷出白沫。有的骑手摔下马背，一边擦着额头上的鲜

血，一边拚命拉住缰绳，爬回到鞍桥上去。有的骑手与对方互相撕扯在一起，惊恐万状的座骑在原地打着转儿，刨着地，蹄下腾起一团团沙雾。这里已不存在任何理智，有的只是咬牙切齿的咒骂、粗野的脏话和血红的眼睛。皮鞭和木棒眼花缭乱地起落着，发出尖利刺耳的唿哨。

为了占有这块忽然改变了价值的土地，乌鲁尔台人与楚鲁图人发生了冲突，数天的纠纷最终诉诸武力，用最原始的械斗来决定这片草地的所有权。

那是刚入秋时，楚鲁图人惊奇地发现特木沁塔拉出现了奇迹：在一片方圆近百亩的荒滩上，长出了沙蒿和柠条组成的“戈壁墩子”。在戈壁墩子间，生长着罕见的冰草、冷蒿、隐子草、达乌里胡枝子、野苜蓿……楚鲁图人喜出望外，立即将畜群赶到这片无主的草甸子上来抓膘，并在特木沁塔拉安营扎寨。乌鲁尔台人闻讯后，立刻备好锋快的大钐镰，在巴嘎长扎登巴的带领下，来这里打贮秋草。

无论是楚鲁图人，还是乌鲁尔台人，都理直气壮地认为：这片草原是属于他们的。于是，纠纷开始了——

古老的荒漠颤抖着、呻吟着，用弥漫的沙尘

掩盖了同一民族的同一颜色的血迹……

忙牛般强悍的扎登巴处于极度亢奋之中，象刚刚喝了一斤烈性酒，每根毛细血管里都燃烧着凶猛好斗的火焰。他觉得荒原在为自己举行盛大节日，凭仗着父辈遗传给自己的骁勇和凶悍，他一定能成为特木沁塔拉的征服者和占有者。他使用一条皮马绊，已经准确地把两个楚鲁图人抽下马背。其中有一下抽在那人的眼睛上，他听见那家伙象狗那样嚎了一声。在人器马嘶的混乱中，他又盯住了一个目标——一个挺标致挺英俊的小伙子，手中没有任何武器，拚命向人们喊着什么，似乎在劝阻人们不要械斗。但昏了头的人们谁也不理睬他。扎登巴猛地记起：当他带领乌鲁尔台人刚一踏上这片草甸子时，就是这小子第一个来阻止的，劝他领人退回去，还文绉绉地说了一大堆废话：什么保护植被，什么治本改良，什么人工培植牧草……等等。扎登巴一句都没听懂。现在，他认定这个动口不动手的楚鲁图青年是个头儿，便策马奔了过去。当他擦着那小伙子的马一闪而过的刹那间，手中的皮马绊便以可怕的力量从空中落下……

只听见一声喑哑的惨叫。扎登巴没有回

头，却感到有个沉甸甸的东西坠落在草地上。

楚鲁图人败退了，纷纷落荒而逃。

这晚，乌鲁尔台人在特木沁塔拉扎了十几顶蒙古包，和几里之外的楚鲁特浩特虎视眈眈地遥遥对峙……

整整一天的跋涉，已经把7条汉子折腾得精疲力竭，狼狈不堪，勉强挪动着象灌了铅一样沉重的双脚。

这里的气候也是奇特的——夜里，冷风差不多能穿透棉衣；而白天，太阳出来不过两三个时辰，就能把人晒出一层油。连雨都下得日怪哩，天刚才还是蓝格茵茵的，可一眨眼，雨就倏地来了。等雨儿过去，到一里外的地皮皮上一看，竟连个水星星都没有。

“甚鬼地方呀！”小六子乱骂，不停地用没有多少水分的舌头去舔干燥的双唇。阳婆婆在头顶上不怀好意地笑，紧紧地盯着他们。他们脱去了棉袄，这才感到太阳就好象正背在肩头上，沉甸甸的，火爆爆的。

“离大红山还有几里路，龙哥？”万宝小心翼翼地擦着汗问。龙黑子淡淡地回道：

“快了。”

“见着大红山，就能找到井么？”这个声音很细、很嫩，怯生生的象一股不易觉察的微风儿。龙黑子对这个声音很陌生，惊奇地回头看了一眼——是他！

他是7个人当中体力最差的一个，一直落在后面，幸亏有富帮他，才没掉队。龙黑子对他没有多少好感，因为他太“娘儿们”气了，娇、软、嫩，占全了！去干那号极苦的营生，行吗？他本不是北沟村的，在火车上才和他们认识。全是有富那家伙多事，唉……有富说他认识这后生，是五里村的，和他还有点亲戚哩。全凭有富好说反说，千央及万央及，龙黑子看在同村儿的份上拉不下脸，才勉强让那外村后生入伙。直到现在，还没和他说过一句话，也不晓得他的名字呢。

“叫个甚？”

“小名叫焕焕。”有富抢着回答。

娘的，连名儿都带着女气！龙黑子想。他瞥了一眼，见那焕焕倒也眉清目秀，模样儿极善，想他也不会惹事生非。有富愿意照顾他，愿意给自个儿找罪受，也罢，由他去！

戈壁墩子一个接一个地在眼前铺开了。这几乎是荒漠草原唯一的植物圈了。墩子是由生